

南澗甲乙稿 附拾遺

五





南 潤 甲 乙 稿

附 拾 遺

(五)

韓 元 吉 撰

南澗甲乙稿卷十七

論

易論

天下之數其出無窮而天下之理皆本于一。夫一者所以爲天下之數也。自一而至于十百十百而至于千萬有是理然後有是數焉。蓋理者存乎內而數者見乎外也。存乎內者微妙而有所難言。見乎外者纖細而可以畢舉。是二者其所由來皆始于一矣。易者聖人所以窮天下之理而非止論乎數也。然而天下之理非數亦無以明。是故畫之不足而定以爲爻。爻之不足而變以爲卦。卦之不足而繫以爲辭。辭之不足而衍以爲策。後世以之窺天地。歷日月。占星辰。驗風雨。筮人事。知鬼神。而推萬物之變。自數而言。蓋有不可窮盡。自理而言。六十四實本于一卦。三百八十四實本于一爻。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實本于一策也。何也。夫乾之初九卽卦之震也。震之初九卽卦之復也。坤之初六卽卦之巽也。巽之初六卽卦之姤也。夫豈非一卦耶。自陰陽而畫二卦。自二卦而生六子。自六子之交而爲六十有四。夫豈非一爻耶。六十四卦之爻皆歸于乾坤二篇之策。皆始于太極。夫豈非一策耶。聖人以謂天下之理一卦之畫不足以盡。而一爻之辭不足以載。一策之少不足以推也。是故自一畫而分以爲二。自二而變以爲八。自八而生以爲六

十有四。自六十有四而散。以爲三百八十有奇。自三百八十有奇而總。以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。以明其時。以寓其象。以定其體。以作其用。使天下之人。由是以探焉。則亦庶乎其可喻矣。世之言易者。類不能喻乎此。焦贛京房之徒。則曰。吾知爲數而已。理則吾不知也。王弼韓康伯之徒。則曰。吾知爲理而已。數則吾不知也。其言數。則蔽于卜筮福禍。而入于瞽史之淫僻。其言理。則溺于虛無汗漫。而流于佛老之迂妄。使聖人開物成務。冒天下之道。千載而不傳。謂之不達乎理可也。謂之不明乎數亦可也。蓋達乎理則知所謂數矣。明乎數則知所謂理矣。嗟夫。天下安有理之外。別有數。數之外。別有理也哉。

禮樂論

儒者之效。莫先于禮樂。儒者之弊。莫大于徇禮樂之名。而不識其實。蓋禮樂之實。不可一日去于天下。而禮樂之名。則天下有時而不用。人見夫禮樂之名。有時而不用也。遂以爲天下真無禮樂。夫天下一日而無禮樂。其可以言治哉。世儒之說曰。王者功成制禮。治定作樂。陋哉斯言也。功不成。獨無禮乎。治未定。獨無樂乎。彼之所謂制禮作樂云者。惑其名者也。今夫飾黼黻。盛文繡。築壇于郊。考廟而享。席而賓。豆而宴。可謂禮矣。撞鐘而伐鼓。總干而獻羽。鳴律而應呂。可謂樂矣。而禮樂之實。有不在于是。夫天下一日而無禮。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。將大亂。而不可爲矣。一日而無樂。則陵暴鬪怒。爭奪賊殺之禍。將接跡而起矣。是二者禮樂之實。日用而不知者也。黼黻文繡。鐘鼓干羽。禮樂之名爾。苟天下旣已享其實。則夫所謂名者。存可也。亡可也。而必待夫黼黻文繡大備。而始謂之禮。鐘鼓干羽畢陳。而始謂之樂。奈之何天下

其不疲且病也。夫世之儒者，不識其實者衆，故必竊其名以自鬻于世。謂時君世主將與于所謂禮樂者，非從吾言，則不足以自見。師以是傳之弟子，父兄以是詔其子弟，譊譊然號于天下，俾天下視禮樂以爲難致而不易得之物。而時君世主，當功成治定之極，睥睨天下，無可爲之事，則亦欲以夸耀于後世，未有不溺其說而信之者。鑄九鼎，作大輅，不遠千里，登泰山之穹崇，輦石泗濱，伐竹嶰谷，有意于舞百獸而張洞庭也。百姓之力已竭，大農之藏已虛，而世儒之論未厭，其數耗天下，有異于軍旅者幾希。嗚呼！是真聖人所謂禮樂哉？善乎夫子之言曰：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，事不成則禮樂不興，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。蓋天下之論禮樂，始于名正，事成而刑罰亦在其閒，于是而可以探其指矣。又請問禮曰：上下安之謂禮。請問樂曰：民和之謂樂。若是則先王之制禮樂，非耶？先王之制禮樂，其大要本諸此，其下則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。何也？人君者，其富甚矣，其貴極矣，其情則無以異于人也，而得肆而不已，必蕩蕩而不制，則患生，故必順其情而制焉。蓋人情莫不好尊安，爲之堂陛以嚴之，莫不好華好，爲之服采以章之，莫不好聲音，爲之歌舞以悅之，莫不好馳騁，爲之蒐獮以行之，莫不好顏色，爲之妾媵以娛之，莫不好飲食，爲之宴享以樂之，莫不好鬼神，爲之祭祀以福之，莫不好遊觀，爲之巡狩以適之，數者，禮樂所自出也。使人君之治，上下安焉，民庶和焉，則有不待堂陛而嚴，不待服采而章，不待歌舞而悅，不待蒐獮而行，不待妾媵而娛，不待宴享而樂，不待祭祀而福，不待巡狩而適矣。苟爲不然，上下亂而不能安也，民庶怨而不能和也，雖有堂陛，其能安之？雖有服采，其能被之？雖有歌舞，其能玩之？雖有蒐獮，其能舉之？雖有媵

妾。其能保之。雖有燕享。其能居之。雖有祭祀。其能宗之。雖有巡狩。其能備之。何以言也。漢高帝未嘗郊天。豈妨爲創業之英主。周宣王未嘗藉田。不害爲中興之賢君。當是時也。天下謂之亡禮得乎。景王鑄無射。不採周室之亂。成帝好音聲。無益漢祚之衰。當是時也。天下謂之備樂可乎。故以漢高宣王之治。問其四夷則服從。問其諸侯則順朝。上之則天地悅豫。下之則人神協同。豈非所謂得禮樂之實也。以景王成帝之治。四代之樂。雖陳于庭。三雍之儀。雖正于郊。嫡庶亂而不分。外戚強而不制。豈非所謂得禮樂之名也。說者徒見夫子之告顏子。有禮樂之事。遂以爲治道不越乎此。曾不知夫子之門。政事征伐。皆禮樂也。故以鐘鼓玉帛爲不足議。夫子之後。惟孟子爲能知之。故其論禮。則曰。執中無權。猶執一。論樂。則曰。今樂猶古樂。唐之諸臣。如魏鄭公者。舉其君子堯舜。而世儒訾之。以爲不能答禮樂之問。嗟夫。使天下而不知禮樂之實者。斯人之徒。有以啓之也。

詩論

聖人順民心。以立法于天下者。不過曰禮與義而已。禮義者。非有以强天下也。一家行之。舉國異之。聖人不遽以爲禮也。一人是之。衆人非之。聖人不遽以爲義也。惟其一人言之。而衆人奉之。以爲則。一家行之。而舉國視之。以爲制。然後聖人揭而號于天下曰。如是而足以爲禮。如是而足以爲義。而天下莫敢不從焉。非聖人爲是紛紛。以矯拂于人也。亦曰。天下之心。吾先得之云爾。奈何務高其說。以銜于世俗者。則曰。聖人之所謂禮義。非出于自然也。忠信之薄。而情文之繁者矣。嗟乎。爲是說者。果足以知禮義哉。蓋其說

出于老子。老子之言曰：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老子之所謂失，猶曰去之而一變云爾。非果以爲失之也。今夫穉而蒙，長而健，老而死者，人之常也。飲食牝牡，居處走走，曰異而歲不同。老氏亦曰：復歸于嬰兒者，孟子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也。如使天下之人去其飲食牝牡，居處走走之事，而悉效于嬰兒之匍匐以乳，是何異于絕吾禮義而必務于道德之說也耶？聖人之禮義，將以復民于道德也。禮義之興，則道德于是乎在。謂雅與頌者，則固賢人君子之所作也。其爲風與變風，有非賢人君子之所作，而出于匹夫匹婦之作矣。以匹夫匹婦之作，宜其于禮義有不能合，而當時君臣之間，一悖于禮義，則匹夫匹婦羣聚而譏之。至其甚則曰：不可詳也，不可道也。鵲鵲之不若也。夫國君之行事，而匹夫匹婦乃以爲不可道，以爲鳥獸之不若是，其心必有感憤而不能安者矣。心之感憤而不能安，則求其所以安者，非禮義哉？若是則禮義其出于人心之自然也明矣。綠衣之詩曰：我思古人，實獲我心。雄雉之詩曰：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。由是言之，履加于首，徒隸忿怒，裸程適布，童子羞之。吾是以知世儒之陋，以禮爲僞，以義爲外者，曾徒隸童子之不若也。

三國志論

史之法，以記事爲先。然其大略不可以無春秋之遺意也。司馬遷作河渠書，述禹貢，作貨殖傳，述子貢，范蠡，班固因之。夫遷之書，五帝以來之史也。固之書，漢之史也。禹與子貢，范蠡何以見于漢書，則亦不得乎記事之體矣。自遷固作呂后本紀，而爲唐史者，則亦作武后本紀。夫呂后以女子而擅漢者也，其國與主

猶在也。武廢其國與主而稱周矣。何以得紀于唐乎。是大失乎春秋之意者也。陳壽之志三國。其記事亦略矣。欲取春秋之意則未也。壽之書以三國云者是矣。以三國云者。示天下莫適有統也。魏則紀之。吳蜀則傳之。是有統也。魏之君曰帝曰崩。吳之君曰某曰薨。蜀之君曰主曰殂。此何謂耶。夫既已有統矣。而又私于蜀。是將以存漢也。存漢則不可列于傳也。且蜀者當時之稱也。昭烈之名國。亦曰漢爾。今不以漢與之者。畏其逼魏也。然其名不可沒也。其所以名國者。則漢不存矣。無以則曰蜀漢乎。孫氏之有江東。其何名哉。諸侯割據者也。雖然。魏已代漢矣。紀之可也。吾將加蜀以漢。加其主以帝王。而並紀之。以其吳蜀者與吳易其名與薨。而存于傳。庶乎後世知所去取矣。

魏論〔案〕集內上建康尚書書有云。往嘗著三國論。頗有意見。此下所輯是也。

奸雄莫不負天下之才。與窺天下之志。而其所以不得肆者。無窺天下之時爾。聖人之治也。必謹爲夫天下之時者。故使奸雄之志。無得而生。亦使其才。卒爲我用。今夫猛獸之在山也。齒足以決。而爪足以裂。氣足以暴怒。及其既擾于人也。可以玩之于掌股。而納之于行陣。用其決裂之具。而伏其暴怒之氣。此豈有他哉。制之有術爾。故時者亦聖人制奸雄之術也。然天下之時。不能常治與安。惟無使其至于不可治與不可安而已。聖人者。知可治之時。難得而易失也。而奸雄者。知可亂之時。亦難得而易失也。故其心惟恐夫天下之治且安。非恐其治且安也。恐無以肆其窺天下志也。東漢之末也。治天下者。不思爲其時。而惟思去其患。紛紛然召天下之兵。此奸雄窺天下之時也。其窺之驟者。固已倉卒而無成。其窺之深者。禍至

于不可救。若夫曹操其可謂窺之深者矣。不先視其窺之跡。而力爲其窺之時。夫天下豪傑奮臂而皆起。此窺之之時也。使之盡去。而吾獨存。不亦可乎。操則不然。以爲天下豪傑。苟不至于皆起。則吾無其時矣。乞州焉。與之州。請命焉。錫之命。竊地不呵。殺人不問。陰持其權。以圖天下。而徐爲自取之計。且夫劉備者。操之所深忌也。得備不殺。而又與之兵。此所謂假虎以翼者。其飛去決矣。非不欲殺也。與之兵。幸其或爲我用。與之兵而少與之。則雖不爲我用。亦不足以自立。起而收之未晚也。孫權之有江東。又非不欲圖也。吾方用兵于中原。必先攻其易者。而後攻其難者。夫先攻其易者。則難者將不顧其易者。而勢足以孤。先攻其難者。則易者或合于難者。而勢足以衆。是故中原略定。然後借劉表而加兵于吳。當是時也。備在荊州。而備可得。苟以襲權之無備也。而權可除。是一舉而二患去矣。天下將無如我何。操之計信未失也。雖然。操精于用兵。而拙于此。何哉。奕者之鬪碁也。志在于敵。則必亂。志在于己。則必審。其勝與敗之形。莫不先見。而奕者有不能知也。必觀于奕者而後知之。操之兵。非素習于舟楫也。不可以施于吳也。爲操之計者。使數十萬之衆。水陸並進。得一戍焉。而守一戍。得一城焉。而守一城。連營列柵。勢禁而力逼之。備之力既衰。而吳之步兵亦不足用。磨以歲月。而事舉矣。不知出此。而輕鬪于江湖之上。欲以虛聲下之。則不旣疏矣乎。嗚呼。備亦嘗攻吳矣。掃境內之衆。合五谿之蠻。連營列柵。七百餘里。而亦至于敗。何哉。操之敗。在于不用步兵。備之敗。在于不用舟兵也。當蜀之戰。利以速。當魏之戰。利以久。而以備之策。資于操。以操之策。資于備。此固周瑜陸遜之所憂也。

蜀論

天下有大計。有近功。善爲國者。先定其大計。而不急其近功。不善爲國者。反是。夫大計者。吾之所以自立也。近功者。吾之所以自利也。負斧斤而入山林。其志將以求薪也。遇橫草而束之者。此童稚之力。而斧斤何預焉。曹操之盜漢也。天下莫不欲誅之也。然其誅之也。無名。而強有力者。又常急于自利。是以易敗而卒無成。劉備以宗室之英。則誅操之有名者也。以區區之巴蜀。豈誠足以圖魏哉。雖不足以圖魏。豈不足以得魏之尺寸也哉。然而諸葛亮日動其師。以臨其境。而數往數來。若不勝其任者何耶。吾然後知善爲國者。真不急于近功也。夫以亮之才。天下可運于掌。豈不能積粟而後動。今歲之言曰。吾糧匱矣。吾兵不可以不歸。明歲之言曰。吾糧匱矣。吾兵不可以不歸。是不能不見嗤于愚夫愚婦。況能以保天下之英雄哉。亮之告備曰。天下有變。命一大將。將荊州之軍。以向宛洛。而將軍自率益州之衆。出于秦川。則百姓孰不箪食壺漿。以迎將軍者乎。嗚呼。此亮之始謀也。始謀之而不能成之。則是亮之無謀也。雖然。亮之言曰。天下有變。云爾。今也天下未有變。則吾固不可以輕用其師。雖不可以輕用吾師。而亦不可以忘夫討魏之名。懾其強大而遂已也。于是齊其國家。訓其士卒。揚旂荷戈。日將討于魏者。以陰俟其變。而亦不貪其尺寸之利。不幸而變之無有也。于是又託于糧匱而復還。外足以繫天下之望。內足以養吾士卒之氣。而不使天下知漢之不可與。而憂吾之師不復出也。及夫魏之三世也。權臣弄其威柄。而政日以弊。土木戕民之務。駸駸然而起。是魏有可乘之漸也。于是乎始爲屯田久駐之基。而不復還矣。嗟乎。蜀之所以爲

國者以有亮也。亮死而蔣費繼之，猶足以有立也。蔣費死而繼之者非其人，塊然一隅國旣不治，而翹翹然競其小利。今日拔一縣，明日下一戍，吾之國亦疲，而吾之師亦厭。天下且以爲吾之所以勝敵者止于此，而大計去矣。噫，亮之出師也，魏延嘗請以萬人東當子午，而會于潼關，此韓信之謀也，而不可用乎？夫與人鬪者，奮挺而呼于門，此鬪之常也。挾刃而窺其室，此鬪之賊也。奮挺而呼其門，是度我之力足以勝之也。挾刃而窺其室，是幸其人之寢且病也。寢且病不可常，故挾刃而窺其室者，鮮有不敗。韓信之兵也，常秦項之紛爭，天下莫適爲主之時也，故其謀可以遂。今魏方無事，而欲幸其寢且病，此樊噲橫行匈奴之說也。關羽之圍樊也，不顧其後而殲焉，而況于延乎？故夫天下之勇而無謀者，不可以用也。

又論

人臣不可以無才，而人君不可以有才。人臣無才，則無以成其君之務；人君有才，必有以奪其臣之事。故君者，天也；臣者，地也。丘陵江河草木人獸，皆附于地者也。丘陵之所以高，江河之所以流，草木之所以華，且實，人民禽獸之所以蕃且育，皆因地而見者也。天固若無預焉，而人徒見其穹穹然而高，莽莽然而大也。夫穹穹然而高，莽莽然而大，此所以覆地而成物者也。必也物物焉而降于天，吾見其不足以爲高且大也。燭之以日星，沛之以雨露，鼓之以大風大霆，摧之以大霜大雪，而使物莫不由于其中，天之所爲如是足矣。三代而下，人君未嘗不以才勝也。夫人君者，必將有其君之度者也。人君而無其君之度，是幸而居君者也。兩漢之君也，惟高祖爲得之，而孝武爲似之。雖東京之光武，唐之太宗，未免屑屑而任其才也。

嗚呼。孰謂三國之際而有玄德乎。玄德之爲人也。用兵則不若曹操。智數則不若孫權。技勇擊刺則不若呂布。夫不若者。誠不若也。是以多敗而少成。狼狽而屢走。幾無以容于天下。而吾以人君之事許之者。以其度也。蓋人君者。無事于用兵。無事于智數。無事于技勇擊刺。苟度之不足也。則不急于人。而急于自用矣。不能愛民。而至于害民矣。用兵智數技勇擊刺者。皆人臣之事也。玄德之爲人也。二者常有餘。而數者常不足。其不能有天下者。是其得臣之晚也。夫孔明之才。非屈于吳魏者也。非玄德亦不能屈也。後世知其君臣之相歡。而不知其所以相歡。蓋必有以相伏者也。漆之合者以膠也。酒之和者以麴也。益以水焉。則漆壞而酒醲矣。荊州之敗也。曹操之師。猛于風雨。此人之疾走而亟避者也。而玄德方受荊人之歸。一日一夜行不過十餘里。其言曰。夫濟大事。必以人爲本。今人歸吾。吾何忍棄去。嗚呼。此虞舜文王之言也。玄德何自而得之哉。吾是知孔明之所爲屈也。冀城之拔也。得士女且數千人。蜀人相賀。而孔明獨愀然曰。普天之下。莫非漢民。一夫有死者。亮之罪。嗚呼。此伊尹周公之言也。孔明何自而得之哉。吾是知玄德之所爲歡也。故觀于玄德孔明之事。君知所以爲君。而臣知所以爲臣矣。

吳論

天下之勢一。然後可以言治。天下之勢不一。而言治者。是猶同居而異戶也。其道必離。三國之鼎據也。天下其不可一乎。雖然。三人者皆當世之雄也。曹操長于用兵。劉備挾君人之度。若夫孫權。有智謀而無遠略者也。雖其成敗不可以豫測。然不幸者備也。而可責者權也。備之不幸者。無先爲其資爾。權之可責者。

蓋嘗以其世而論之也。毀齒而藝木于國。其實可跂而待也。黃耆而藝之。則享其實也不能必矣。操與備其年相若也。其死相先後也。權爲最少。居位爲最久。而其立國無可言。治國無可稱也。其君臣之日夜以爲計者。不過欲盡其長江而有之爾。且天下皆知魏之爲賊也。而已獨受其命。夫受其命則君也。名爲之臣而不實之。其可也。有事焉則戰。無事焉則聘。吾不知其立國之說也。外則嬖其臣以亂政。內則曜其子以亂分。吾不知其治國之說也。故終身言兵。而不能望中原以發一矢。其乘關羽敗曹休。皆市井之小數。而盜賊之淺謀也。淮南之近。曾不足以得之。而規規然遠求夷州僮耳尺寸之地。且爲大言以三分天下。蓋亦可笑也已。嗚呼。使備而有吳之資。與權之年。其中志不巴蜀而止也。夫天下之相持也。常懼其無機。至而失之者。是無乘機之具也。蓋弩之發也。必以機。其乘機也。必以矢。機發而弦絕者。是無矢之過也。善爲射者。必厲其鏃以符機。善應變者。必厲其策以徇時。方權之初也。山越之衆。獮其東。交廣之寇。梗其南。武陵之羗。闕其西。境內且未治。而魏亦未有釁。苟責權以討魏。是責人之無已也。及夫五十餘年。國內旣富。寇夷且平。勢足以有爲矣。魏人一旦不恤其民。命司馬懿抗四萬之衆。以興遼東之役。當是時也。權臣自將而甲兵空。蓋踰年而後反。此取魏之機而不可失者也。躊躇不顧。魏兵旣歸。而拾取其餘。此不亦雀鼠貪生之計也哉。官渡之戰也。孫策欲襲許。柳城之師也。劉備請伐魏。蓋英雄之志。未嘗一日而忘機。亦不可一日而失機也。雖然。曹芳之踐阼也。魏人益弱。諸葛恪以二十萬。曾不能以取新城。今是舉也。能保其必勝乎。吾之說爲權設也。司馬懿旣出。魏之諸臣非權敵也。恪之時。權死久矣。恪知賊之衰。而君臣幼。

弱。智能之士不用。而不知己之主少國危。亦何以異于魏也。噫。此孟子所謂燕伐燕。安往而不敗哉。

太公論

用兵之事。有制有法。而又有道。積人以爲伍。積伍以爲兩。積兩以爲卒。積卒以爲旅。積旅以爲軍。甲以副步。步以衛軍。此所謂制。教之以戰陣。嚴之以鼓鐸。表之以旗物。辨之以號名。勸之以賞罰。此所謂法。度彼己之強弱。較事理之順逆。量仁義之有無。明利害之輕重。此所謂道。嗟乎。後之用兵者。其詳于制與法者有矣。而知其道者。幾何人哉。太古之論兵。天下皆曰黃帝。黃帝之兵。其制與法。不可得而見矣。其可見者。不過曰去天下之害云爾。非若戰國之士。角其詐力。以朝夕從事于軍旅者也。使太公而有言。亦用兵之道而已。文王、武王。得太公而爲輔者也。文王之用兵。載于書者曰戡黎。載于詩者曰伐崇。曰侵阮。徂共。武王之用兵。亦曰戎車三百兩。虎賁三百人。四伐五伐。六伐七伐而已。未嘗久暴師用衆也。然則太公之武功。于是可見矣。故詩人稱之曰維師尙父。時維鷹揚。涼彼武王。肆伐大商。會朝清明。是太公之功。特相武王伐商之事也。伐商之事。其用兵亦略矣。戰國之時。天下方以兵爭也。好兵之士。思寓其說而不可得。凡用兵之說。乃舉而歸諸太公。然則太公者。其亦好兵者哉。而又有甚不可者。任詐與術。反覆機變之論。從而著之于書。以爲此太公所以造周者也。天下從而信之。後世從而師之。曰是真太公之言云爾。今也。請無問其他。彼其所謂十二節者。有曰養其亂臣以迷之。進美女淫聲以惑之。遺良犬馬以勞之。時與大勢而誘之。然則紂之無道。皆太公有以誅之歟。文王、武王其以是而謀之歟。是非特文王、武王不以是而謀。

雖戰國之君。未有以是謀之而成者也。其以是而成者。僅見于勾踐之亡吳。有近于兒女子之戲。非夫羞之闇。其亦覺矣。嗚呼。而謂太公爲之乎。後世徒見其書。有以窺天道。察地利。明人事。謹符節。嚴號令。潛謀應猝。變化若神。車旗器械。溝壘糗糧之具。纖悉備見。遂以爲三代聖人之兵。亦復出此。不知聖人用兵之有道也。昔孟子稱太公以比伯夷曰。天下之二老。又曰。太公望見而知之。是孟子以太公同于聖人。從後世之言。則僅足爲孫吳之靡矣。

周公論

處天下之變者。必思所以任天下之疑。任天下之疑者。必思所以弭天下之禍。今夫天下之變。非聖人無以處之也。而不能使天下不致疑于其閒。惟聖人于此。有以任其疑而不顧。夫雖有以任其疑而不顧。若使天下之疑久而不釋。則上將見疑于君。下將見疑于民。天下之禍。吾其無以弭之哉。是故處之非難。而任之爲難。任之非難。而弭之爲難。然衆人所謂弭天下之疑者。不過曰。委而去之而已。夫使聖人處天下之變。而懼于天下之疑。亦不過于委而去。則是天下之禍。自我而啓矣。曾何足以爲聖人。惟聖人所以弭之者。爲道不特有以弭聖人之疑。而卒使天下之禍無自而發。此其爲聖人者歟。周之爲周。未再世也。成王幼沖。不能紹文武之業。此可謂天下之變也。舉天下之大而聽于周公。天下不能無疑焉。誅管叔。放蔡叔。流言四起。而周公端委于上。寂然如不聞。是周公。有以任之也。任之既久。果何以弭之哉。雖然。成王寢已長矣。其聰明志慮。猶未足自治其天下。而周公歸政焉。以常人論之。既歸之政。則周公可以致爲臣而

去矣。公乃偃然自處于師傅之位而不去。由是知周公弭天下之禍之深也。蓋周公以謂成王之聰明志慮雖未足以自治其天下。而吾與一二賢者輔之。則亦足以治。苟必待其聰明志慮足以自治其天下。而政始歸之。則天下之禍有不可弭者矣。何也。人君之聰明志慮足以自治其天下。而猶制于大臣。則惡忌之心易生。納纔閒之言。況以叔父之尊而臨之哉。故于是舉天下還之君。而不去其位。以爲之臣。當是時也。非特羣臣不足以知周公之心。雖召公亦不之知也。故曰。召公爲保。周公爲師。相成王爲左右。召公不說。夫召公之不說。謂周公歸政之早也。故公爲言。嗣前人恭明德在今。予小子旦而悉舉。商周輔相之盛。伊尹、伊陟、巫咸、甘盤、虢叔、閔天、散宜生、泰顛、南宮括之徒。用又厥辟。受有天命之事。以廣召公之心。其終又曰。若游大川。予往暨汝。爽其濟。小子同未在位。誕無我責。及成王足以自治其天下。而聰明志慮皆吾有以啓迪于前。而惡忌讒閒無自而發。君臣罔有閒隙。而至于太平。此周公歸政之早之效也。由是言之。周公之變。召公有不能處。而思弭其禍者。召公之智且有所不及。而以責夫後世之臣。此周勃、霍光不能自保者歟。

老子論

昔者嘗怪太史公之書。以謂申韓之學者。原道德之說。蓋申韓之學。自以刑名爲宗。而商鞅用其術。使秦之民重足而立。身死名僇。爲天下笑。豈與老氏所謂道德同日而語。雖然。其弊豈無馴致者哉。夫老氏之說。以無爲爲宗者也。天下之治而至于無爲。可謂極矣。後世之能致此者。莫過于虞舜。而舜之時。嘗去四

凶也。舉十六相也。修禮而作樂。巡狩之轍。徧于天下。皇皇然未之少休。號爲無爲。而亦無不爲矣。何則。無爲者其治之理。無不爲者其治之具也。是以儒者之學。每論其爲治之具。而不論其無爲之理。使天下後世守其具而施之。則亦足以至于無爲矣。尙有虛言之務哉。老氏則不然。不先論其爲治之具。而姑論其無爲之理。彼無爲之說。旣勝。視夫爲治之具。若卑近而澆焉。則天下之人。惟其空言之慕。思所以致夫無爲者。蓋亦不知所爲矣。不知所爲。以號于天下。而天下將何從。是必紛紜膠擾。以不順吾之令。而吾之所謂無爲之志。無自而伸矣。言發而下不隨。命出而衆不應。故必刑法然後可以威之。刑法之威旣立。天下之人始無敢犯。以成吾之所謂無爲之治者。嗚呼。是申韓之術如此。而豈老氏之意哉。今夫老氏之意。蓋將以明吾道德之歸。而致天下于無爲也。蓋世之欲行禮者。必教其升降揖遜之節。然後上下之分。明而不亂。今有人焉。惡其升降揖遜之繁。不若安坐拱手以爲無事。至于少者狎之。强者侮之。而無以禁也。然後爲令以齊之。曰。不安坐而拱手者。斷棄其命。則鞭扑不已。而刀鋸相尋矣。不知聖人制爲升降揖遜之節者。將以使民至于安坐而拱手也。申韓之弊。何以異此。嗚呼。孔子之不言性與命與仁。非不言也。蓋嘗發其端。而使人之可得也。老氏之學。則盡言焉。後之人用而不知其要者。流而入于刑名。習而不察其理者。流而入于虛無。刑名之弊。商鞅以之。虛無之弊。王衍以之。二者皆貽患于天下。吾是以知太史公之言。未爲過也。

孟子論